

梅子涵《十二个月的滴答诗意》：

诗意轻扬的大自然与生命之歌

□徐 鲁



来世界的序言。”这是一篇构思新颖、诗意盎然又饶有童趣的散文诗。

真切、准确的细节描写，来自作者对大自然、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与敏感的感觉。《八月 歌唱》写的是夏日里的昆虫之歌：“八月，知了还是叫着‘热呀’，蟋蟀唱得更悠长。快下雷雨了，蜻蜓都飞到乌云下聚集了，那真是密密麻麻。黄蜻蜓、红蜻蜓、黑蜻蜓，还有蓝蜻蜓，它们互相认识吗？正在打着招呼吗？……”这种细节感写得十分准确，让我想到法国作家都德回忆自己童年时说过的一句话：“小时候的我，简直是一架灵敏的感觉机器，就像我身上到处开着洞，以利于外面的东西可以灌进去。”童话家林格伦也坦承：

只有童年时代的“那个孩子”，能够带给她最美的文学灵感，“为了写好给孩子的作品，必须回到你的童年去，回想你童年时代是什么样子的。”《八月 歌唱》里还写到了作者小时候看奶奶用手敲敲西瓜，看它熟了没有，用刀往当中一切，“咚”的一声，看见鲜红就放心了。这样的细节描写，也是十分准确传神的。

12个月的诗意与诗情，也不全是献给大自然的。比如，4月里有一个传统节日，是在中国人的心中分量很重的清明节。作者在《四月 节日》里，着重写了对那些为了后代的幸福安宁而英勇献身，为了孩子们的和平幸福而辛苦付出的先辈和亲人的想念与敬仰。“四月里，我们纷纷去一个地方。我们乘火车去，坐汽车去，铁路边的花儿都开了，公路边的花儿都开了，我们的心里有很多的诗意，因为我们是去聆听英勇的故事，是回到怀抱里，是去捉迷藏。”还有《十月 敬礼》，写的是共和国的生日里，每个人心中都回荡着一种感情：“敬礼，我们伟大的国家。”通篇荡漾着一种生长在新中国的蓝天下的幸福与自豪感。这样的节日，这样的习俗，是中国人独有的心态和情怀，也是真正的“中国故事”。

《九月 年轮》是一曲献给新学年的开学之歌。但作者的思路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开学的日子，而是由学生午餐时的米饭，联想到9月里金黄的稻田：“一粒米是什么？一粒米种在土里，会长成一棵稻，一棵稻的种子，会种出一小块稻田，再后来呢？是田野的一大片金黄，是无比大的丰收……人们吃着，有了力气，诞生无穷灵感与诗意。人类的生命，就这样无限延续，蓬蓬勃勃。”飞扬的诗意，把开学第一天的孩子们，带到了无比开阔的现实大地上，让孩子们看到了劳动者的艰辛、大地的馈赠和生命的美好。当

然，还有作者没有说出来的一个词，已经写在这金黄的稻穗和田野上了，那就是“感恩”。

感恩之情，就跟人类的初心、乡愁一样，是世间的一种最基本、最美好的感情，是一种生命美德，也是蕴含在大自然万物生长过程中的一种回黄转绿、花开花落、种子落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哲理和生存智慧。“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是大自然里的常态，人类从这里看到了绿叶对根的情意。《十一月 谢谢》这篇，始终荡漾着感恩的旋律。“深秋的11月，叶子纷纷落下，春天长出的嫩绿就这样走尽了葱郁、茂盛，告别了枝头。等到明年枝头又绿的时候，那绿的已经不是它，也不是隔壁的它和它，它们在一起依偎着度过春天、夏天和未尽的秋天，算是真的永别了。”

这写的仅仅是一种自然规律吗？当然不是。作者是在歌唱蕴藏在一切生命中的那种大美而无言的新旧交替和生生不息。这种从瞬间至永恒、由眼前至遥远的生生不息，就像童话一样神奇和不可思议。所以，作者就把大雪纷纷扬的最后一个月——12月，命名为“童话”。就像一支瑰丽的交响曲一样，全书最后一篇，把12月的诗意推向了顶峰。人类世界，终究要从一年四季的蓬勃之乡，跨入新一年的门槛。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世纪的日历哪是挂在墙上的，人类充满生机的脚步才是最真切的分分秒秒，滴答滴答！”

这是何等诗意轻扬的文字，又是何等空灵、开阔和浪漫的意境。今天，如何坚守和保存图画书里的文学含量？梅子涵这本书就是一个最好的范例。最杰出的图画书的文字，一定会蕴含着丰富的文学性；图画书的魅力，也不尽然是在图画上。

■新书快递



“共和国70年儿童文学短篇精选集”共3册，每册均按照不同的主题进行编排，这些短篇作品包括小说、童话、诗歌、报告文学、寓言、科学文艺等多种体裁，内容触及和童年有关的价值命题，如“生命为什么值得去爱”“爱是怎样传递的”“男孩与女孩”“隐秘的成长”等，不仅反映了不同时代儿童文学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变化，还展现了短篇作品“小故事，大道理”的特点。

方卫平 选评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
总社
2019年10月出版



《给孩子的国宝》
刚 著
中信出版社
2019年8月出版



《我和我的6班》
周敏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年7月出版



《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与儿童文学》
谭旭东 著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4月出版

本书是“给孩子”系列的第13部作品，是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史专家高刚专为青少年撰写的介绍国宝艺术价值及其与社会历史关系的鉴赏类著作，作者通过六个类别200件国宝，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和艺术娓娓道来，充分展示了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作者除了评点名作外，还将这些工艺美术遗产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下作介绍。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在孕育出工艺美术及其名作的同时，还决定着它们的风貌。

初三开学，新任6班班长赵晓萱时刻关心班里的大事小事。外冷内热的艾思坦，暗藏心事的凌风，遭遇成绩滑坡的李慧慧，和老师闹别扭的余春，还有闫炎和薛涛这对“活宝”……形势很复杂，班长很头疼！有人排队，更多的人选择奋勇向前，这是真实的初三，更是不一样的6班。

该书以前沿性的学术眼光，审视电子文化场域中童年和儿童文学的互动关系及电子文化场域里儿童文学艺术嬗变，探讨了童年的历史建构、电子媒介对童年的影响，对电子媒介时代童年如何再现、电子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重构提出了新的思路，提出如何捍卫童年、呵护童年的文化可能性。这部著作以文化研究的视野对儿童文学进行深度思考，具有跨学科的理论高度。

■阅读札记

永无乡的青春绘

□汤素兰

童话世界都是永无乡，它不在现实生活中，而在我们的想象世界里。所以，不管是灵隐、梦街，还是芒草山谷、风的国度，都是一个个奇幻的想象世界，是我们精神的永无乡。一代又一代人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梦，绘出自己的永无乡。王君心的永无乡和其他作家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青春颜色。年轻、清新、活力、明亮，这些词都可以在她的奇幻文学世界里，而我想用“青春绘”来表达我对王君心作品的阅读感受。

首先，王君心进入故事的角度，或者描绘的梦幻，是青春女孩的。不是幼童，也不是母亲或者祖母，是青春女孩。作家个人的角色总会鲜明体现在作品里，所以有父爱型的、母爱型的作品，也有老祖母式的护边故事。而王君心作品中作家的自我形象是少女。她的作品写了少女对世界的梦幻，对美好世界的期待，写了少女对生命的理解，对社会的认知。所以她才会不厌其烦地描绘一个好看的杯子，一个女孩的衣橱，胸前的饰物，各种花的香味，各种美食与甜点。她以这些美丽的事物来营造出属于青春美少女所渴望的环境与世界。她把一切她能想到的应该属于女孩子的美好，都用来描绘这个永无乡。当然，也包括一些渴望的困境、冒险和考验，一些无害的惊悚和并不过度的悲伤。

其次，王君心的叙事方式与书写语言是青春的。这体现了强烈的新媒体文化对她的叙事方式、叙事语言与叙事节奏的影响。我认为这是王君心作品的最大特点，或者是像王君心这一代“90后”儿童文学作家区别于前一代作家的最大特点。王君心们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歌声，而且特色这么鲜明，这么有冲击力，这是非常难得的。上世纪90年代，一大批儿童文学学养背景的作家进入写作，带来了儿童文学的新气象，在整个儿童观的改变和儿童文学的艺术边界的拓展上，做出了新的尝试。

王君心12岁就开始发表作品，跟我18岁才知道世界上有童话是完全不同的成长环境。他们从经典文学到类型文学的广泛阅读，有从主流正统文化到流行文化的广泛浸染。在他们像海绵一样可以不断吸纳，接受，并且转化成自身营养的年龄，他们拥有非常深远和广泛的文学和文化滋养，这些滋养势必会体现在他们这一代作家的创作中。当然，流行文学的影响，并不全是好的，我们也看到有些年轻作者的作品仿佛没有根的浮萍，还有一些作者动笔就是一个系列，完全没有精品意识。但是，如果这种转化完成得好，真正成为自己的写作营养，它们会带来文学的新鲜和活力。我认为王君心就是将它们转化成为了营养的那个孩子。

王君心有非常深厚的经典文学的阅读与学习，比如在她的《梦街幻影》里，传统的文学根底体现在她的语言表达、包括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故事的构思中。但单凭这一点，王君心和我们这一代作家区别不大，而她和我们的最大

区别体现在：

首先是青春文学的影响。青春文学的文笔细腻、风格唯美浪漫、内容青春时尚，这些特点在她的作品中体现得很充分，比如，主人公的设置与人物关系的处理，在《灵魂的居所》中，女主人公匹诺、壹微和男主角陆沉，就是一种三角的关系，构成一种典型青春小说人物的关系；在《王尔德的游戏》里的环境的设置，包括《灵魂的居所》里的陆义学校，都是典型青春文学的路线。

除了青春文学之外，游戏与动漫的影响也很鲜明。比如，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人物都是特征非常鲜明的，在《风的孩子》里，所有的风的特征都被漫画化了；在人物的对话上，也呈现出非常简洁而又个性鲜明的特点。此外，影视文化的影响在王君心的作品中也很鲜明，在她的作品里，人物的出场和情节转换都有强烈的镜头感。影视文化的影响，让作品中充满了画面感，让紧张的情节定格，有很强烈的艺术效果。

在故事的结构方面，还能看到游戏和推理小说的影响。比如，在她的许多作品中，都会留下一个线索，然后主人公不断地去寻找线索，解开一个又一个结，主人公去经受一个又一个考验。又比如，对人物角色的安排，情节的推进中，主人公总是需要去寻找与解决问题，就像在游戏中不断地过关。我认为这些表现方式与艺术手法，都受到了流行的影视、漫画、游戏等新媒体文化的影响。我们在说到新媒体对于儿童阅读成长的影响的时候，往往看见的是负面影响，对它们持一种警惕而审慎的态度，但是，我从王君心的写作中，感觉到正是这些流行的文化与青春、玄幻等类型文学，她对经典文学作品的学习与吸收融汇在一起，才让她有了优美灵动的文笔和青春恣意的想象，形成了她自己的写作语言与表达方式，让她的作品有了自己的特色，在某种程度上或者也代表了她们这一代作家的鲜明特色。

如果说一个作家的写作技巧可以通过努力学习，通过广泛的文学和文化滋养来提升的话，幻想的丰富和感受的细腻则需要天赋。王君心的幻想力，表现在她的每部作品里。在每一部作品里，她都用丰富的幻想构筑起一个属于故事世界的时空。《灵魂的居所》和“梦幻街记事”系列非常明显是属于“幻想小说”范畴，创造了一个“二次元世界”；在最接近传统童话的《风的孩子》里也依然有芒草山谷、风的国度等等不同时空。这种丰富的幻想，就是王君心们这一代作家的新质所在，也是王君心们的天赋所在。

而观察的敏锐和感受的细腻，是从作品中文笔的细腻与情感的细腻中呈现出来的。在王君心的作品里，你很难分清是描写还是抒情。真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比如，“松鼠家的果酱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吞进肚子里，就像一颗小小的太阳在身体里一点一点地苏醒过来，耀得人全身暖洋洋的。”这是写果酱，也是写家的温暖；“羽衣是水蓝色的，和妈妈的很像。傍晚后一瓣一瓣过渡为深蓝色的天空的颜色，袖口和衣摆还缀着点点明黄色的微光。”这是写妈妈送给奔奔的羽衣，同时也是写妈妈对奔奔的爱。

王君心的作品也会用很多魔法，各种争斗和磨难，包括生离死别。但是，在她的作品中，最核心的、最终获得巨大能量并且能起作用的魔法是爱。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是爱的魔法起着最终的作用，这也是儿童文学的最大魔法。

■短评

野果的信仰

——评韩开春《野果记》 □张居祥

单看韩开春这本新作的名字——《野果记》，总觉得他是在写那些被人类放逐的果子。仔细一读，才知道，韩开春伫立在人类精心培植的果园里，拨开果树的枝叶，目光如炬，射向时间的源头，引领我们重回人类的童年，抵达生命的原初状态。呈现在眼前的这些野果原来都曾与我们的祖先毗邻而居。

2018年，韩开春正式启动了《野果记》的写作，一年之中，他缘小溪，上高山，入深林，披荆棘，斫榛莽……跑遍了苏、皖山野，只为遇见那些与我们失散多年的朋友。这种体力活，常人很难吃得消，好在韩开春自幼热爱武术，加上他太爱大自然了，自称“自然之子”的他，有些像古希腊神话里的那个大力神，只要靠近大地，就能获取源源不断的力量。可是麻烦则在于，即使在荒野中与那些野果相遇，韩开春也未必能够叫出它们的名字，更别说向读者朋友说清野果们的前世今生。

不过，这些对于韩开春来说真不是难题，他像一个求知欲极强的孩子，调动从童年到中年的一切记忆与体验，然后像梭罗一样上下求索，韩开春翻遍《诗经》《本草纲目》《辞海》《辞源》《晏子春秋》《神仙传》《搜神记》《中国植物志》《山阳县志》《庄子注疏》《随园诗话》等著作，将那些将长于荒野、藏身典籍中的野果一一指认出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一个孩子对于果子的认识过程，从某种程度上看，就是人类对果子的认识过程。

韩开春在《野果记·枸橘》篇中直言：“身上长刺的植物在村庄有不少，我随便数数，一双手的指头都不够掰的，比如洋槐树、枣树上都长有刺，就连大军队门口那丛好看的玫瑰，也在它的茎干上排满了密密麻麻的尖刺。这些刺针当然都很厉害，你要是小看了它们，它们就会给你一个教训，轻的会让你出点血，留下一点痛感，重的，甚至可以让你终生难忘。”

行文时，韩开春悄悄地将人称换成了第二人称，这分明是在提醒读者，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根这样的刺，如果你已经感觉不到，那不是因为刺消失了，而是因为你忘掉了它的存在。人生有时很奇妙，没有疼痛的提醒，我们甚至不能确认自身的存在。韩开春向我们久已麻木的灵魂输入了这段文字代码，至于能不能找到童年的记忆，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反正韩开春找到了。接着，他又用第一人称写下了寻找的结果：“这样也好，时不时地挖一下，也能让我重新记起小时候许多的事情。”

人生天地间，我们始终无法回避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韩开春在《少年与自然》丛中一直苦苦追问，并试图给出答案。在《少年与自然》动物篇的四部作品中，他渐次明晰了人与动物的关系，这种关系极为复杂，爱恨情仇、恩怨纠葛。人与动物相处，因为空间与资源等问题，冲突在所难免，从人与动物发展史的角度



来看，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紧张的。相比较而言，人与植物的关系则要缓和得多。

逆时光之河，追寻远古的足迹，这是对自我自以为熟悉的世界的重新认识。正因为这个原因，韩开春这本书的写作是艰难的，作为庭院中的人，他并不比读者高明。如前文所说，韩开春在苏、皖山野间辛勤奔波的同时，亦在书山辞源里艰难跋涉。在这条路上，韩开春更像一个朝圣者，虔诚地匍匐于大自然面前，跪拜野果之下，不只为认识野果，更在于认识人类自己。为此，在问道于先贤智者的同时，他还放下身段，就教于农人。问道于先贤，让他的书一如既往地富于知识性、文学性，行文之中，夹杂着远古的传说，搜神、集异、志怪之类，赋野果以灵气，让人置身彼时的荒野，另佐以唐宋的诗文，读来令人口齿噙香。《枸橘·枸骨》篇中，他巧妙地将苏东坡《小圃五咏》中的文化传说、《山阳县志》中的民间故事与刘禹锡的《枸橘井》诗融合在一起，这样的文字最容易被人们识为掉书袋，可韩开春最擅长用极质朴的语言讲极雅的事，读来如话家常。

就教于农人，让他的文字依然充满人间烟火，尘世情味。如果说历史中的那些达官显贵、缙绅大夫就像进入庭院的嘉果一样，令人仰望，那么大舅爹、外婆、奶奶、父亲、母亲、居场长……生于斯，长于斯，一代一代人，就像野果一样，在这片土地上繁衍不息，农人的世界像原野一样广阔，他们更懂得野果的意义：榆钱钱荒、枸橘延龄、枇杷止咳、钢橘启思、棘枣益智、桑枣悦人……在这样的阅读中，我不知道读者会不会和我一样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错觉：眼前采野果的农人与几千年前在那片原野上走过的“诗经时代”的先民原本就是同一个人，他们脸上有一样的笑容，他们心里有一样的忧伤，果熟蒂落，人歌人哭，不变的是天地依旧辽阔，万物仍在生长。